

## 刘道平诗二首

## 秋溪

留痕穿乱石，  
低处梦前程。  
总是怜当下，  
勿须叹已经！  
兼程拼魄力，  
共月赏涛声。  
道异犹成海，  
涓流谁可轻！

## 月半

冥钱袅袅烟，  
夜半月儿圆。  
莫道归途静，  
当心小鬼缠。

## 蔡长宜诗二首

## 遐思

意惹情牵又一秋，  
星随月转始多愁。  
空间杳杳银河阔，  
鬓角苍苍绮梦悠。  
不合时宜追宋玉，  
偏缘桂魄喘吴牛。  
篱边袖染黄花泪，  
柳下谁闻紫箫讴。

## 环球灼热感怀

流火炎光七月涸，  
沁红气象五洲陈。  
洪荒有史钟鸣警，  
大地无言土裂皴。  
炙烤生灵珍物绝，  
衍生沙漠杞忧频。  
唯栖天府人间幸，  
独享乾坤夏里春。

## 中秋词二首

## □ 廖亦龙

## 谒金门·中秋今日

秋风起，帘外雨潇难歇。忽听铃声佳节到，问君知喜悦。  
常念深情故语，有爱壶心冰结。曾几月圆频斟酒，妙语诗不绝。

## 沁园春·中秋感怀

烟雨麻桥，风寒碧树，酷暑顿消。观锦江远去，楼台雾锁；霏穿白鹭，径落红飘。露撒莹珠，物生霜影，玉兔娇羞桂树遥。云天外，问谁家灯火，辗转良宵？  
祈求世道平安，任岁月道遥安涨消。忆少年落魄，惶惶蓬草；灯花夜读，水煮荒蒿。温饱何求？背磨肩肿，烂泥田中水谷挑。曾记否，孤月思乡泪，暮暮朝朝。

## 终将抵达你

## □ 沈群

收到你  
一万年后  
写给我的诗  
你那里正下着大雨  
下啊下啊  
灌入我  
蜿蜒蜿蜒的大河

大河澎湃而安详  
以宿命的姿势  
流过古道西风  
流过荒天老地  
流淌不尽的忧伤和情欲  
滋养我  
长长的生命

未来的雨依然滂沱  
冲刷着我充盈着我  
我的一万年长的大河啊  
朝圣般匍匐前涌  
柔软的河水  
终将抵达你  
起身弯向你 吻你



## 犁殇

## □ 唐雪元



故乡的哥哥打来电话，告知老家的老屋拆了，准备新建一个四合院，而那把原先挂在老屋陈旧斑驳墙壁上的木犁也劈柴“喂”了灶王爷！欣喜与惊愕间，一抹锋利的犁影分明在眼前浮现……

投胎农家，与田地打交道，犁耙是常用的农具。有人说，土地是农人的第二个女人，一块好地就是一个好女人。好女人需要好好地伺候，这种伺候就离不开犁耙。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犁耙为何能沿用数千年，而形制基本不变。难道是，完美就意味着停滞，缺失了改进优化的动力？

布谷声声，人勤春早。每年陇上春耕季来到时，最先登场的农具便是木犁。父亲因祖上出了个烈士而被“根正苗红”地保送读了一个高中，书读完后又学了泥水活，成了“砌匠”，修房子是好手，可犁田耕耕这类农活就不行了。每每这个时候，总要请来外公帮忙。外公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庄稼把式”，他会牵着家里的牛牯来到稻田，此时稻田里的水踏进去，依旧清凉刺骨，若是我自己下田，会禁不住打一个寒战，倒抽一口气。但因为跟外公犁

田，会有泥鳅钻，故满心欢喜地跟着要来。

只见外公首先把犁轡平放在地上，然后安装好犁舵间的犁盘，并把两根棕绳连接的牛轡架在牛牯的脖子上。随后，外公用右手立起弯弓般的犁轡，嘴里发出“哦哦哦”“吼吼吼”的吆喝声，立马开始前行，拖着三角形的犁轡斜插入土，犁起的田土，顺着弧形的犁壁一块块被掀翻在犁的右边。

田土被翻开了，蕴藏了一冬，田土也像发酵一样温热起来，有一股醇厚的泥香，我便飞快地脱下鞋袜，尖着脚跳下田，踩在光新的犁道上面，暖暖的，软软的，很是惬意。“元胖子嘞，一条肥泥鳅滚出来了，看到没？”“小元子嘞，又有一条长黄鳝哟，像条黄蛇哩，怕不怕呀？”“外公，看到了！”“外公，我才不怕它嘞，我最会捉。”“嗯，我们家的元小子真能干，胆儿大，眼睛放尖些哈，都捡起，回家让你娘红烧，好给外公喝酒，好不好？”“嗯，要得！”

祖孙俩的对话，仿如一幅天然的田园牧歌，多年后想起，嘴角也总带笑露。

捡累了，我就会回到田埂边，看着外公犁田。我发现，外公手下的犁铤是欢快的，蛰伏了一个冬

## 稿笺对我的情意

## ——《岁月风送万里船》代后记

## □ 徐建成

曾经，一本本稿笺如一块块责任田，写满我的早春对秋收的期盼。

记得第一次使用的稿笺纸，是在西昌县大巷口的一家文具店里购买的，红色的格子，20×25，共50页，每一页都是500字。就是在这本稿笺上，我写过诗，写过曲艺，写过通讯。并且都在当时的地区报纸《西昌群众报》上发表过，得到过从柒角到一元二角不等的稿酬——最少的一笔也远远超过了我在田埂头做一天活路所得到的工分值。

这本我很舍不得用的稿笺纸还未用完，就因故不能再投稿了，但我仍不时在稿纸上写点什么。终于，稿笺写完了，也就什么也不再写了，就天晚上在煤油灯下与知友们摆些龙门阵，然后吹灯睡觉，隐隐听远方城里——西昌城里成都城里北京城里有雷声隆隆，响彻天际。

回城打零工两年后，就成了教师，有充足的备课本供我写些什么，自然就不去购买那种红格子的500字一页的稿笺了，无格子的备课本纸充作了我继续写些什么而自娱自乐的稿笺纸。

在黑板前纷纷扬扬的粉笔灰中，不知不觉，邓小平先生又恢复了工作，有些报刊也复刊了。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两年，我又开始给报刊写稿，多为简短的诗稿或唱词或散文或新闻稿之类，也就郑重其事地又去买了那种红格子的20×25的500字一页的稿笺。抄好稿子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剪去右上角即报刊邮资总付，稿件先后由《四川群众文艺》《四川日报》和《成都晚报》等刊发了。那时，没有稿酬，但编辑对作者很好很关照。记得我得到以上几家报刊去面送过稿件，编辑或主动或因我开口索要，而给了我半本或小小半本稿笺纸，均系深蓝色或浅蓝色格子，20×15，300字一页，下角有“四川日报社稿笺”“成都日报”“四川省群众艺术馆”字样，格子显得更大气些，也更像乡坝头那一块块期待栽种的秧母田。

这几百来块秧母田也有小收获，它们栽种的秧苗很快又移栽到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和《星星》诗刊、《四川文艺》(学)等报刊台，我因此又有这几家单位的蓝色或黑色的每页300字的稿笺。

紧接着就成为成都市首届文代会的代表，记得会上还讨论过《青年作家》的刊名等，但记不清是否获赠过市文联的稿笺；相继又参加了省作协首届青创会，还记得得到了会议赠与的两本蓝色的稿笺，稿笺上方印有“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的草书，令人爱不释手，很是舍不得用它。

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一年的借调即试用，我从校园调入报社，任编辑记者，从此我就有了用不完的稿笺纸。

季的它，骨头里闷得慌，早已憋足一股劲，在牛牯的牵引下，它不断地朝前拱，强悍地解开了土壤的纽扣，大地丰润的肌肤在阳光下铺展，随着犁铤的挺进，所有的秘密都被打开了，温润的泥土就迤迤迤迤翻卷过去，草啊花啊，筋斗似的被放倒，埋进土里。翻起来的湿润泥土光滑滑，透着光泽，释放着泥土特有的馥郁香气，沁人心脾。

诸晓人意的牛牯径直前行，它早已学会犁田的线路，就像一个老司机，绝不走错道；它对于身体左侧延伸到外公手上控制的缰绳的含义，也熟稔得很。走到田埂边它就左拐，外公则提起犁，跟着左转，回头，又犁过来。他们配合完美，只要外公吆喝两声，牛就转弯；他敲一下犁身，牛知道走曲线。外公犁过的田地很受看，阳光下一垄垄排列整齐，像一张写满一行行汉字的书页，一群小鸟在新翻的地里高高飞低走，啄食逃跑不及的蚯蚓和昆虫。

紧跟着犁后面登场的是耙。我记得外公使用的有两种耙，铁耙和木耙，几柄铁齿或者木齿我都记不清了。按照原理，铁耙负责的，就是戳碎土块，割断杂草，并把泥土从高处运到低处，使田面平整——因为稻秧的生成期必须灌水，而成熟期必须排水，若田面高低不平就不利排灌，影响稻谷生长。

每次犁完田之后，当外公把犁小心地放到水圳或池塘里，抓一把杂草把木犁擦拭干净，并把木犁扛在肩头时，他的眼神里闪烁着难以察觉的自得，我也感到，他内心里应该是充满成就感的——脚下的大地是他刚刚完工的作品，水平如镜，水波不兴，静待着插秧那个充满绿色与希望的季节到来。吆喝着牛牯，赤着脚，裤管依旧高高挽起的外公温情地唤着我跟上，一同往家走去……

外公先使过一架洋槐树犁，那把犁高，犁身粗笨，犁梢粗大，用手握不过来，那架犁后来环在黄泥地里。此后，舅舅舅说，外公换了多架犁，称手的不多。

父亲和王家冲的栋木匠通过做“乡工”相熟，一个砌匠一个木工，共同配合因而共同语言很多，再加上喝了几杯酒，交情自然也就喝出来了。偶然有一次，父亲相中了一根弯曲的梨树，梨树的弧度天然适合做犁身。在他的一再请求下，栋木匠使出十八般武艺，车铣刨刨，抛光打磨，精心按照外公的身高为其量身打造了一架泛红色的木犁。

新打的犁很合外公的意，高度适中，大小合适，犁梢正好一握，犁身亦亮。外公把它看作宝贝，从不外借。儿时到外公家玩，每次犁完地，总是见他把犁洗得一尘不染，放在门前的石板上晾晒。农闲的时候，他喜欢把犁头犁耳下下来，擦得雪亮，

还常用桐油把犁身里里外外刷几下，犁在阳光下泛着光，刺鼻的桐油味飘得很远。

那架犁耕过村里大部分土地，村南村北，冲田岗头。曾经有人想用新买的铁犁和外公交换，他不肯，嫌铁犁笨重，转弯抹角不如木犁灵便。

外公对农具有着特殊的爱，说起那些年村里的人，每次去地里干活，如缺或嫌哪样农具不顺手，就会跑到外公家借。他们说：莲公(指外公)拾掇的家什，用着神活。每每这时，外公就会得意地笑了。是的，外公善于给农具安装可心可用的把儿，铁锨、木锨、镢头、锄头、铁镰、铁叉、斧子、耙子，包括木犁、木楼，都是他亲手一件一件给收拾好的。他最爱端着个铜烟壶，将烟叶切成丝，再用废报纸卷成烟卷儿，然后点燃放到烟壶嘴上“咕咕噜噜”地钻到仓房里，看看他的宝贝。有时会取下锄头，试一下把柄，有松动的活，他就找来小木块，削成合适的薄片，用斧头“砰砰”的敲顶进去。隔一段时间，还会把柴刀、斧头、镰刀拿到磨刀石上去磨，直到磨出光亮来，再给它们上一些“洋车”油，是为了保存那份新鲜吧。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越来越深入，村里的很多人都跑到深圳、广州“抓现金”去了，各家承包的土地面积也日渐小了，外公的犁派上用场的机会也随之不多了。不用犁时，他把它放在厢房里，底下垫一层厚厚的报纸，上面盖着塑料薄膜，确保犁身不落灰，不受潮，犁头犁耳不生锈。有一年，外公生病二十多天，回到家后他非要我和表弟把犁搬到院子里去晒一晒。那架犁稳稳地伫立在院子里，外公蹒跚着走过来，手扶着犁梢，摩挲着，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没有发出声。

就在那一年，外公最心疼的亲密伙伴牛牯也积劳成疾，卧圈不起，虽经兽医多方调治，终究未能挽回其可怜的性命。牛牯死了，外公为此三天三夜不思饮食，长吁短叹：唉，人老了，牛也老死了！种田人没有牛，往后的田可咋耕？

外公走后，那架犁“物归原主”，又回到了我家，可再也英雄无用武之地，父亲用不来犁，只好将它当成一件“装饰品”高高挂起。

如今，父亲也仙逝多年，而那张父亲送给外公并“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木犁却永久成为了历史记忆，其结局有些遗憾和悲催，辛劳一生，怎么就被大学生的哥哥给劈柴烧了？

脑海里，熊熊大火中，我分明看见了那张安详地挂在老屋墙上，栉风沐雨，锈迹斑斑，锋利的已显钝了，灵巧的已显笨拙的旧木犁，我的眼眸中仿佛看见了老实淳朴的外公在那乡村的田野里，弯着腰身，手挥牛鞭，扶犁耕田的情景……

## 从爱幼到尊老

## □ 李俊杰

陪女儿上早教课时，看到教室的墙壁上有一条标语“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看世界”，感觉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只有我们蹲下来了，才能和孩子同一个视野，从而走进孩子的心灵，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记得有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女儿逛商场，她正津津有味地挑选漂亮衣服时，女儿却在店里一直哭闹，说不好玩嚷着要走。年轻妈妈正准备发火训斥女儿，可当她蹲下来意外地发现，因为视角的原因这些漂亮衣服只显露了下半部分，加上模特的腿，变得一点都不好看。年轻妈妈理解了女儿的哭闹，于是给女儿道歉并快速离开了。

现代社会竞争加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真是披肝沥胆、绞尽脑汁，很多从胎教便开始抓起。由于工作忙碌，陪伴孩子成了奢侈。有一天我和爱人早上上班，女儿还在熟睡中，晚上回来听老人讲女儿醒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了，说“妈妈上班去了，爸爸上班去了”，听到这心里都有点愧疚。陪伴是最好的关爱，如何高效的陪伴成为重要的课题。同时，尽可能提起手中的笔，记录孩子成长的点滴。有些家长做得很好，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时刻。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我们蹲下来陪孩子，努力给孩子记录时，不妨问问是否陪伴过老人，给老人做过记录。通常情况下因为代沟，我们觉得老人的思想过时了，步伐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很多时间不愿意蹲下来沟通，于是选择了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同事的一个举动让我感动，他给母亲60岁生日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给母亲写了一本书并正式出版。一本书十来万字，首先不说文章写得如何，能有这份心就很了不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长久的陪伴似乎不太现实，不管是尊老还是爱幼，寻求高效陪伴成为一种必然。社交软件耗费了我们不少的精力，一边玩手机一边陪伴则严重降低了陪伴效率。很久没有联系过的一位朋友，因朋友圈里也没她的消息，一天打电话才知道原来她把社交软件给屏蔽了。看着大家天天拿着手机耍，她就不相信自己戒不掉，于是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沟通，几个月过去了居然坚持了下来。原来她说父亲几年前走了之后，母亲一个人显得很孤独，今年已88岁高龄，于是就在工作之余全身心照顾母亲。尽管还有哥哥姐姐，可母亲就喜欢和她在一起，她每天回家哄母亲开心，就像逗小孩一样。母亲多年前的那颗童心被呼唤了出来，也感受到了人生的温暖。

老人和小孩有相似的地方，要不为什么会有“返老还童”这个词语。对于小孩，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看世界；对于老人，也不妨蹲下来和老人一起看世界；对于朋友，也尝试一下蹲下来和朋友一起看世界。或许，当你透过他们的视野，你将看到不同的世界。爱孩子是天性，爱父母是人性。

车负重，有多少好宝贝锈烂匣中，有多少治国臣无人使用，有多少杀敌将老死家中……”吗？

我无言亦无愧。因为电脑的普及，因为互联网的革命，因为社会被科技引领的进步，我早已基本告别稿笺了。我不仅可以在电脑上写诗文，也可以在手机上写诗文；我不仅可通过互联网向报刊投寄电子文稿，也可在手机上进行电脑上继续当老编辑——如同那些跳广场舞的同龄人，以不扰民而有益于他人更有益于自己身心的方式继续写着电子短诗文，编辑着朋友们的电子文稿。

——我在电子文档上写着“征文启事”和《笔底波澜——四川省记者散文随笔选》征稿启事，以中国作协会员、主任编辑和省级社团秘书长兼会刊主编的身份，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省首届记者文学奖”“秦巴鹰歌杯酒文化”“走向春天”“拥抱金秋”“亲水南部杯我和我的祖国”等有奖征文活动。自四川省记者文学艺术研究会(即今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成立至今，21年来，省内外获奖人次已达200余人，其中有后来获得国家大奖鲁迅文学奖的著名诗人，有现任某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作家，有现任报刊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多人……

——仅去年，我在电脑这本大稿笺上写的诗在报刊发表了50余件次，获奖多件次，并出版了《老成都街坊龙门阵》一书。

——从上世纪我和朋友在稿笺上主编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期刊《二十一世纪》，到今天我和朋友在电脑上主编《船波文艺》《文艺船波》《蜀本》，再到“中国作家徐建成”在头条号上发布个人作品和选编朋友们的诗文，我青丝已变成白发，但初恋的情怀不会变！

请我已退休的稿笺们原谅吧，原谅我这喜新厌旧的人！

现在而令眼目下，我的稿笺在我的手机上，我的稿笺在我的电脑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只要我视力尚可，只要我脑力尚可，只要我精力尚可，我将与我的电子稿笺们同呼吸、共命运。

新老稿笺，我亲爱的新老朋友，是你送我远行，还是我送你远走？

我还可以在这一块块责任田上收获今晚稻或者叶鲜蔬菜吧？

谢谢新老稿笺，我最忠实的朋友——谢谢你们让我的心声还有可以表达的地方！

注：《岁月风送万里船》一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系《亲水南部杯我和我的祖国》等征文作品汇编，由何开四、李银昭任编委会主任，徐建成主编。